



支仓 事件

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说大将甲贺三郎长篇巨著！

〔日〕甲贺三郎◎著
林敏生◎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支仓事件

[日] 甲贺三郎◎著
林敏生◎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本书译文由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经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支仓事件 / (日) 甲贺三郎著; 林敏生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229 - 08191 - 1

I. ①支… II. ①甲… ②林…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644 号

支仓事件

ZHICANG SHIJIAN

[日] 甲贺三郎 著 林敏生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 - 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10 千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29 - 08191 - 1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 - 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诅咒信 / 1
逃亡 / 3
嘲笑 / 12
旧恶 / 29
追踪 / 43
外行侦探 / 59
纵火事件 / 75
徒劳 / 84
魔掌 / 93
挖坟 / 104
曙光 / 121
网中之鱼 / 140
受缚 / 147
侦讯 / 150
自白 / 188
判断罪行 / 208
宿孽 / 256
公开审判 / 269
三封信 / 284
诅咒 / 295
保释请愿书 / 307
大正的佐仓宗五郎 / 314
最后的公开审判 / 320
绝望 / 330
大结局 / 334

诅咒信

在暖和阳光穿透玻璃门射入的回廊上，似泼洒般散落着无数文件，庄司利喜太郎在其中边咕哝边像在翻找什么。他做事一向不拘泥于形式，在经历过十数年的警察生活、至现在当上报社社长期间，从未将任何事情记在记事本上，或是整理过任何文件资料。今天是因为突然有必要，才想要找寻某份文件，可是经过二十分钟仍未找到，急性子的他开始焦躁了。

他已经想放弃寻找了。脑海里浮现出那位希望看文件的朋友脸孔，口中喃喃自语着：“昨天我找了一整天却找不到。反正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要看，对吧！”

但是他也知道，苦着一张脸的朋友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说辞，所以报社社长只好再度在文件堆中翻找。

忽然，他被文件堆中一个已变成鼠灰色的大型信封吸引住视线。他急忙拿起信封，翻面一看，反面是浓墨写的几个粗大的字：支仓喜平。

他蹙紧眉头，“奇怪，怎么会留着这种东西呢？”

没必要打开来看，也知道里面是执拗的支仓写满的诅咒言词。支仓在被庄司逮捕至终于断罪入狱的十年间，持续不断写诅咒信给庄司。庄司记得自己曾经一一编号的诅咒信，最后一封是七十五号。现在也不知何故，竟会偶然发现其中一封。庄司忽然追忆起过去了。

胆识豪壮、同时对于支仓所犯的罪行毫无疑念的他，当然不会在乎这种诅咒信，而且，他的坚毅个性与充沛精力也不容许他沉湎于过去的错失或甜美的回忆里。但是，支仓事件是他在漫长警察生涯遇到的重要事件之一，调查上所花费的苦心、搜集证据难以齐全的焦虑、当时舆论喧腾的毁誉褒贬之声，以及诅咒信等等，在在都令他饱受煎熬。

这时，在他眼前隐然浮现传教士支仓凶狠的脸孔、在法庭上狂叫的疯狂身影、他的妻子倾诉般的神情，以及为了搜证而挖掘出已遇害三年的尸体当时的恐怖景象。

两三天后的某个晚上，在庄司家的客厅里，主客三位男人围着茶几而坐。秃头的肥胖男人是侦探小说作家；肤色白皙、方颧的矮小男人是警视厅的石子巡官。

“石子当时还是刑警，是最先接手支仓事件之人。”庄司脸上因为能有畅谈支仓事件的机会而绽露喜色。

“刚开始只是很微不足道的小事。”石子开始说明，“如果这是小说，应该从恐怖杀人的场景或凄迷的神秘场景，甚至是华丽的舞会场景开始，但，真实事件却不可能如此。”

逃亡

大正六年（1917年）一月底，午后二时的阳光静静洒在大东京地区的每个角落。松饰之类的装饰品早已被撤下，人们以玩累后沉滞下来的闷重心情慵懒地迎接二月来临。但是，都大路上仍旧还有尚未摆脱正月气息的人们在早春暖和气候的诱惑下，流连忘返。

石子刑警和渡边刑警并肩坐在开往目黑的电车上，低头望着这些路人。电车发出轰隆声响快速向前飞驰。

“喂，渡边。”石子刑警低声叫着，“若是重大一点的案子还起劲些，可是窃案未免就无聊了。”

“嗯。”闭着眼睛打盹的渡边刑警突然被叫，只好漫应一声。

石子刑警有点不高兴了。虽然嘴里说是无聊窃案，其实他内心却非常得意。从穿制服的巡佐调升便服刑警的一整年间，年轻的他野心勃勃，却很不巧连可称得上是事件的案子都未碰上，仿佛怎么也跟不上其他刑警，这让他开始感到焦躁不安，

还好这回是他自己追查出的可能事件，当然得意非凡。渡边却是一副不当回事的模样！

渡边瞥了一眼抿着嘴、绷紧下颚、沉默不语的同事侧脸，轻轻地啧了一声，不过仍试着取悦对方，说：“也不能这么说的，这与一般的盗窃案件不同，因为身为牧师却偷窃圣经。而且依你所说，是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偷出来。”

“说得也是。”石子的心情稍微恢复开朗。

一位从事推销圣经、自称是岸本清一郎的青年，在三四天前的晚上拜访石子刑警。岸本是石子刑警还穿着制服在神乐坂警局辖区内的派出所站岗值勤时，住在派出所附近的不良中学生，是个眉毛黑、五官轮廓分明的少年。石子不忍这样的孩子沦为不良少年，总是谆谆善诱地开导。想不到有了回报，对方非常感激，终于像是变了个人般成为基督徒，开始用功读书。不过后来由于家庭因素无法继续上学，虽然石子刑警也尽力帮忙，仍旧力有未逮，终于辍学，从事圣经推销工作。

他至今仍未忘记石子刑警的恩情，时常会到石子家拜访。石子升任便服刑警时，最高兴的除了自己外，应该就是岸本了。

那天晚上，岸本先是有点坐立不安后，开口说：“石子先生，坦白说，我不希望伤害相同信仰的伙伴，可是，有一个人从很久以前就偷窃圣经，我很想确定其真假。你是否能够在不损及教会声誉的情况下将他绳之以法？”

依岸本所言，横滨的日美圣经有限公司自从很久以前，就

偶尔会遗失圣经，不过始终无法确定是失窃，直到两三天前，公司刚印好的一批新旧约全书，放在仓库里尚未出货，却被发现在神保町一带的书店公开销售。

石子刑警虽觉得这只是鸡毛蒜皮的事件，仍爽快答应帮忙调查。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可不是容易应付的家伙呢！”渡边刑警说。

“嗯。虽然并非很强烈，但是凭我的第六感，那家伙绝非一般窃贼，搞不好曾经犯过什么重大罪行也未可知。渡边，无论如何你都要全力帮忙。”石子刑警似乎前途在望地说。

这时，电车在台町二丁目停下。

从白金三光町横跨府下大崎町的高台宅邸区，鲜明浮现出阳光照射的半边，仿如无人境地般静寂。

石子刑警和渡边刑警一起进入某条巷内。

“是那栋房子吧？”石子指着稍前方一栋相当大的两层楼房说，“我去探个口风，你留在这附近监视。如果我十分钟内没出来，你再设法找个借口进去看看。”

渡边刑警对于石子自以为是前辈般的使唤姿态非常不愉快。没错，石子的确是比他早一些当上便衣刑警，可是不论是年龄或其他方面，两人同样只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不过，由于这次事件主要是石子所查出的，他居于副手的地位，只好勉强同意了。

“好吧，我就在这处转角监视大门和厨房后门。你好好加油！”

石子也察觉渡边心中的不满，可是此时的他，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如何掌握住这初次行动的功劳，根本不会在乎这点小事。他迅速接近目标的房子。

虽然有些老旧，但是必须仰头看的粗大门柱，以及从植栽茂密的中庭内部可见到的堂堂飞檐玄关，令他意气昂扬的心不觉有点暗淡了。门牌上浑厚笔画的“支仓喜平”四个字威吓似的射向他的眼睛。

他此行的探访对象——也就是屋主——是传教士，既有相当学识，又有社会地位，虽能以涉嫌从圣经公司偷窃圣经的罪名要求此人随同至神乐坂警局，但是，调查结果若是对方并非窃贼，那么，不仅损及其名誉，自己的面子又将往哪里放？当然，他相信对方确实是窃贼，问题是，如果对方拒绝同行，又该怎么办？从对方的大胆行为推测，绝对会拒绝。

石子刑警脑海里一时之间完全被这些念头占据了。

接受岸本青年的委托后，石子刑警翌日走访神田神保町的书店，在两三家书店证实有销售圣经公司尚未批售的圣经。调查出处时，也确定是出自传教士支仓喜平。他详细问清楚支仓的容貌特征等等之后，立刻前往横滨。

途中，石子刑警不断思索着。失窃的书籍数量相当庞大，怎么想也不可能是用手提走，一定是用车子运出，如此一来，应该是利用停车场的车子。但是，停车场的人很可能接受笼

络，所以还是先至圣经公司附近暗中查访比较妥当。于是他由樱木町的车站直接前往山下町的日美圣经公司。

公司正对面有一家汽车旅馆，石子刑警顺便进入探询。通常，这种地方为了怕事后被牵扯上麻烦，一向守口如瓶，却没想到服务生们出乎意料地异口同声主动告知事实。

依他们所言，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有传教士打扮的男人搭乘车站的车子前来公司，打开锁住的门进入，载满很多书籍后再离去。问男人的相貌，与在神田的书店所问出的支仓的长相完全一致。服务生们之所以会主动说出，主要也是因为支仓总是利用车站的车子，却不利用他们的车而招致不满。

石子立即走访圣经公司。公司的秘书似乎极力避开这个问题，不过最后仍承认确实有书籍失窃。

想到支仓大白天公然驱车进入偷窃的大胆行为，石子刑警仿如看着支仓本人般，瞪视着门牌。

瞪着支仓喜平的门牌良久，石子刑警迈步进入门内。

面对出来接待的女仆，他殷勤地问：“传教士先生在家吗？”

“是的。”女仆露出眩惑似的神情，仰脸望着他。

石子心中大喜，却丝毫未显现出来，边递出未印有头衔、只有“石子友吉”字样的名片，边说：“这是我的名片。我希望能够亲见传教士先生接受他的教诲，请问他现在有空吗？”

女仆鞠躬之后转身入内，不久再度出现在正惦着结果如何

的石子面前。

“请进。”

第一道难关总算突破了，石子松了一口气。

他被带至后面的偏院客厅。约莫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壁龕只有耶稣基督受难的挂轴、圣母玛丽亚的画像，橱架上有烫金书背的厚重圣经之类的书籍，感觉上十足传教士模样的简朴。

没多久，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出现。男人身穿棉袍，灰白头发已秃，肤色黧黑，浓眉大眼，眼神锋利，令人忍不住联想到中世纪的凶恶僧侣。

虽然在书店和汽车旅馆听闻对此人容貌的形容时，石子刑警也曾想象过其概略长相，但是实际见到本人仍有点狼狈，他心想：第一次见到之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传教士吗？

“你是传教士先生吗？”石子刑警问。

“我是支仓。”对方径自坐在上座，两眼炯炯发光。

“坦白说，我是警方的人。”石子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凝视对方的脸，接着说：“在玄关时我怕造成女仆困扰，所以没告诉她。”

“哦，警方找我有何贵干？”事出突然，对方难免也微现些许狼狈，反问。

“牛埴神乐坂警局的局长有事想向你请教，嘱咐我请你一同到警局。”

虽然只是个小刑警，石子刑警白皙的脸孔泛红，眼眸闪动

如鹰隼般犀利神采，紧抿着大嘴，抬头盯视支仓的脸。

支仓微现狼狈之色的神态瞬间回复原来的冷静，冷漠如山，“我没做过任何必须上警察局的事！如果有话问我，何不到我家来？”

他的声音是与壮硕体型很搭的浓浊，带有极重的奥州腔调，更衬出他的威严。

“你的话很有道理。”石子刑警颌首，“但是局长非常忙碌，实在匀不出时间来。如果你能……”

“若是我拒绝呢？”

“那我就很困扰了……请你务必和我同行。”

“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我就知道了。”

“嗯。”支仓盯视石子刑警沉吟不语，久久才开了口，“虽然对你很抱歉，不过，我拒绝。我是从事圣职工作者，在不知事情内容的情况下，无法随便就去警察局。”

在针锋相对之中，时间飞快流逝。一旦到了约定时间，渡边刑警就会进来。若是渡边采取什么奇怪行动，或者被对方察觉不对劲闹起别扭来，反而造成僵局。石子刑警心急如焚，正想再度开口时，玄关传来叫门声了。

“对不起，有人在家吗？”

确实是渡边刑警的声音。

石子心想：完蛋啦！

石子刑警听到渡边刑警的声音在玄关响起，心里想说“完蛋啦”之时，女仆进来了，低声对支仓不知说了些什么。

“好像是你的朋友也到了。”支仓冷冷说道。

“啊，是渡边吧！”石子只好瞎掰了，“我们一同前来，在附近分手。他到底有什么事呢？”

“他倒没说有特别重要的事。”女仆接腔。

“是吗？那你能告诉他说我还要多留片刻，请他先走吗？”

“好的。”

女仆退下后，石子转脸面向支仓，“真抱歉！他知道我在这儿，大概顺道过来看看吧！对了，还是那个问题。你能陪同到警局吗？”

支仓闭眼，沉吟不语。但，可能因为明白警方已布下监视网而死心吧，开口说：“好吧！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还是陪你去一趟。”

“哦，那真的很感激。”突破第二道难关，石子再度松一口气，道谢。但是他仍旧不敢松懈：“可以立刻出发吗？”

“没问题。”支仓显得很轻松，“请你稍待片刻，我去换件和服。”

支仓离去后，石子刑警立刻站起身，出了走廊，设法躲在柱子后监视房间那边的情景。隐约可以见到支仓正在更换和服，看得最清楚的是那双结实的手，以及在榻榻米上滑动的衣带。

但是，考虑到一直盯着看会被认为漠视对方人格，再加上从方才至现在的精神疲劳，石子刑警忽然转头望向庭院。眼中映入廊前梅枝结着的花蕾。他心想：春天快到了哩！

他再度转头望向房间，却已经见不到和服衣摆了。同时，可能是心理因素吧？感觉上似乎连人的动静也没有了。

石子刑警脸色大变，拔腿冲进房间。

不祥的预感料中了，支仓并未在房内，衣橱前伫立着身材娇小的女人。年龄约莫二十七八，哀怨的脸孔苍白，眼眸湿润仿如在诉说什么。

“夫人，”石子一见即知是支仓的妻子，大声问，“你先生呢？”

“刚刚出门了。”支仓的妻子静静回答。

石子刑警放心了。只要是离开这房子，无论是从大门或是厨房后门，渡边刑警一定会立刻发现。因此他冷静下来，在追踪支仓之前，先环视房间内一圈。隔着敞开的纸门，他眼中忽然映入通往二楼的楼梯，发现刚才支仓系在棉袍上的黑色衣带如蛇般在上面摆荡。

瞬间，他的第六感在脑海里狂喊：完了！

石子如脱兔般冲出房间，爬上楼梯。八张榻榻米大和六张榻榻米大的两个房间后，朝南的廊边玻璃门有一扇已打开。他跑过去一看，底下是松软的泥土地面，地面上—对大袜鞋的印痕并列，仿佛正在嘲笑他。

嘲笑

石子刑警脸色苍白地跑下二楼，飞奔向大门外。

看到他那不寻常的样子，渡边刑警惊讶地问：“喂，怎么啦？”

“逃、逃掉了！你往那边追。”

两人分别从左右包围支仓家似的绕着围墙跑，然后又在四处搜寻，却仍旧徒劳无功。终于，两人茫然对望了。

“都是我的错。”直到刚才为止的得意已不知消失何处，石子悄然说：“本来抱定完全不松弛戒心的，却……可见我还是经验不足。”

石子说明被对方摆脱的始末。

“嗯……”渡边听完，忍不住叹息了，“真是相当厉害的家伙。”

但是，光是叹息也无济于事。

“渡边，就这样回去的话，我没脸面对调查主任哩！”石子黯然说。

“我也一样。”渡边半自言自语，半安慰石子，“两人合作却让嫌犯逃脱，这种话我也说不出口，毕竟，与我的监视方式错误有关。”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向大岛调查主任报告“支仓不在家”，然后共同发誓，最迟在三天内逮捕支仓。

不论支仓胆子有多大，应该也不可能大白天公然回家，那么，绝对会利用深夜时段回来。由于事出突然，他并无充分准备，或许今夜就会回来也未可知。两人这么判断后，决定从今晚夜阑人静时就开始监视支仓家。

冬天深夜，在寒风中伫立于黑暗处绝非乐事。两位刑警一边忍受着几乎将人冻僵的寒气，互相打气的彻夜不眠，一边连一只小猫也不放过地盯着支仓家。但，这天晚上连支仓的影子都未见到。第二夜和第三夜还是一样，连续三夜，支仓并未在自己家出现。

“喂，石子，我开始不耐烦了。”第三夜，渡边刑警说，“不，三个晚上没睡算不了什么，我的意思并非怕累，而是，像这样连续三夜不睡觉、有如狗般地盯着人家的房子看，真的有意义吗？就算是侦探为了赚钱，一定也会感到厌恶吧！”

“别讲傻话！”石子刑警拼命搓揉双手，回答，“我们并非为了什么私利私欲而这么做的，完全是为了公益。我们是为保障社会安宁秩序付出宝贵的牺牲。”

“宝贵的牺牲？可是，世人不会这样认为的。他们会说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故意揭发别人的隐私。”